

11上3右

当代作家小说丛书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伦洪波
杨立元

滦州起义



主 要 人 物

王金铭：滦州起义领导者，新军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第一营管带。

施从云：滦州起义领导者，新军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第二营管带。

冯玉祥：滦州起义领导者，新军第二十镇第八十标三营管带。

白亚雨：天津政法专门学堂教员，“北方共和会”会长。滦州起义领导者。

王葆真：滦州起义领导者，中国同盟会北方总部代表。

刘一清：滦州起义领导者，新军第二十镇参谋长。

张绍曾：滦州兵谏指挥者，新军第二十镇统制。

张建功：滦州起义领导者，新军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第三营管带。后叛变 成为镇压滦州起义的刽子手。

潘架樞：新军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标统。后代二十镇统制，镇压滦州起义的刽子手。

王怀庆：“通永镇”总兵，镇压滦州起义的刽子手。

袁世凯：钦差大臣，后任内阁总理大臣，镇压滦州起义

的元凶。

载涛：光绪皇帝的胞弟，“秋操”大元帅，滦州兵谏的策划者。

载沣：摄政王，滦州兵谏的反对者。

秋操兵谏

宣统三年八月初十^①早晨，开往滦州的一列专车由北京出站了。

专列是大清帝国军咨大臣、贝勒载涛的。载涛细高的个子，面庞清秀，浓眉下一双细目，一身簇新的朝服，顶带花翎熠熠闪光。他少年得志，位极显贵，不到二十岁就当了朝廷重臣。此次出行，正好风光，显功扬名，但他却心如铅坠，焦虑烦躁。视察新军秋操的会操地点及校阅台的建造，是他此次出京的公务。但他心里还装着另一件唯唯大事。他面情阴郁地坐在车里，时近中秋，窗外景色宜人，他却无心顾盼，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滦州。

“两宫升天”，宣统初立，光绪帝的载字辈的弟兄们就红了眼。载泽、载涛、载洵等纷纷怂恿隆裕太后杀袁世凯，为光绪帝出口恶气。隆裕太后想到丈夫生前被袁世凯出卖而

^① 本篇日期均属旧历

遭受的苦楚，下令摄政王载沣会同军机处拟袁罪状，要颁旨杀袁。但隆裕太后的主要目的是要看看自己是否有象老佛爷那样的威慑力。隆裕太后一心想效仿慈禧“垂帘听政”，宣统既立，她抑郁不乐，想借以掌权的美梦成为泡影，但仍要要想威慑朝野，操纵宣统，挟制载沣。光绪故后，隆裕曾在光绪的砚台盒内发现光绪用朱笔写的“必杀袁世凯”的手谕，即交载沣处理。但载沣生性懦弱，优柔寡断，却商之于奕劻、那桐等人。二人极力保袁，又扯上了载沣的老丈人荣禄，加上新军北洋六镇中段祺瑞、冯国璋等都是袁的死党，杀袁恐激出兵变，使得载沣一筹莫展，难以下手，只好以袁“足疾”，“开缺回籍养病”来搪塞太后。

奕劻保袁，是载涛意料之中的。庆王府一应大小开支，全在“北洋”报帐，早让袁世凯喂肥了。那桐又与袁家联姻，完全听袁世凯的支配，三人狼狈为奸，祸害朝野。更使载涛深恨的是，这帮王公大臣在老佛爷升天之后，仍死守旧制，不图进取。纵观当今天下大势，大清要“千秋万载”，唯有改良。载涛从日本留学回来，踌躇满志，暗暗发誓要学明治维新，老佛爷一命归西，去了一大忌憚，只要找机会铲除旧党，把奕劻的总理大臣职权夺过来，就可以大展宏图，重振祖业了。

天赐良机，这就是永平秋操。

军咨参谋良弼走进了载涛的车厢，躬身说道：“大帅，车到廊坊了。”

“廊坊？”载涛向窗外看了看那窄小的月台和几间破旧低矮的房子，有些怀疑。

“对，这就是廊坊车站。”良弼指着窗外破乱不堪的民

房：“当年大闹民团的地方。”

载涛嗯了一声，沉思不语。他知道，天津廊坊一带当年民团势重，屡屡和洋人展开激战，而官军却一触即溃，逼得老佛爷弃城而逃。杀洋人是对的，可惜他们却要犯上作乱，与朝廷作对，更可叹他们没遇到一个明主。倘若他载涛执政，决不致落得个丧权辱国的惨痛局面。难怪百姓说：洋人怕百姓，朝廷怕洋人。他不由得慨叹几声，眉头紧锁。想到现在的皇廷腐败得象要泄脓的疮，奕劻一班人就是疮尖，他暗暗发誓，要借“永平秋操”之机整顿朝纲，复兴大清，剷掉大清身上的坏肉！

自大清组建新军，每隔三年，在秋季必举办一次新军会操，称“秋操”，以检阅各省训练新军的业绩。今年会操地点选中了永平府所辖滦州，故曰“永平秋操”。这次秋操已今非昔比，袁世凯下台以后，奕劻到处鼓惑吹风：“走了官保，谁会带兵，秋操怎么搞？”隆裕太后大为恼火，险些摘掉他的红顶。太后盛怒之下抛开奕劻，命载沣为陆海军大元帅总领秋操，载涛为秋操大元帅，代宣统帝及摄政王亲临滦州校阅三军，犒赏将校。载涛大喜，暗中布置立宪新党，加紧谋划，借秋操之机，施展抱负，一统朝纲。

参加会操演习的西路人马，是以满人为主的宫廷禁卫军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协（旅），舒清阿为总统官，田献章、哈汉章为副，由通州东进，预定驻丰润到滦州的开平镇一带。东路人马是以汉人为主的新建陆军，第二、第六、第二十镇及混成第三协，冯国璋为总统官，吴禄贞、张绍曾为副，预定由奉天新民府一带乘火车进关，驻扎山海关到滦州一带。八月初旬两军在滦州城西方圆十几里的开阔地交锋，

西军胜东军败的预定结局虽然滑稽，但七万余众的大军，浩浩荡荡，也足以威慑天下了。初旬会战已不可能，东路军来电说八月初八才由奉天开拔，西军更是行动迟缓，这正中载涛下怀，推迟会战，更有充裕的时间策划他的大事。

载涛满腹愁肠，摄政王无统驭办事之才，却拿他当小孩子看，他官虽为军咨大臣，在宫里却没有他参政议政的份儿。载沣懦弱怕事，庸碌无识，内有隆裕掣肘，外有奕劻、那桐等人挟制，当个受气的傀儡也舍不得那个无权主事的“空头王”。还有那个乱党魁首孙文，鼓噪南方，策划暴乱，要推倒大清。他载涛决意要惩治乱党，摆脱载沣，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。

过了天津，他的心情愈加沉闷起来。

他不愿在天津逗留，那里是洋人的天下，是他大清皇家的耻辱，想当年先祖的威名震慑欧亚，现在自己离了京城就要受洋人的气。想起他在天津硬着头皮去拜访日本领事山田、美国领事弗莱德的情形不由地怒上心头。

丢尽大清脸面的《辛丑条约》规定：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不得出现中国兵。西路军要东进滦州，天津是必经之路，他只得事先征得洋人的认可。小小的一个领事，居然那样托大，甚至没用正眼瞧他。人家蔑视他，当然也是蔑视大清。他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这一切皆因国弱民穷，才让人家骑在脖子上拉屎，受人欺辱，大清帝国，何日才能强盛呵！”

窗外透进一片白光，载涛向外看去，只见大水茫茫，无边无际，火车正在一条孤路上行进，象一叶孤舟在水中飘荡。他心中一阵颤悸：“塘沽、芦台一线铁路修得好险呀，秋操大计也象这行进的火车在浩渺的水中挣扎，稍有不慎，

就有覆灭的危险！”两军就要会操，任公对此举有何妙策，到现在还杳无音信，自己又无一良策。载涛烦躁地站起来，双手按在茶几上。他崇敬戊戌六君子，最崇拜康梁。被任命为秋操大元帅之后，他立即派人去日本与任公（梁启超）详述自己的打算并求教强国之策。可到现在还不见回信，也不知任公那里的消息如何？他忧心忡忡地又跌坐在车厢里，随着车身的晃动，竟慢慢地打起了鼾声。

“大帅，大帅！醒醒吧，到雷庄了。”良弼把载涛叫醒，快到滦州了。

一觉醒来，载涛精神了许多。他朝外看看，车正过雷庄车站，南边有座山，虽不高，倒也有几分险峻，光秃秃地不见一棵树木，山上的石径盘蜒曲折。他问良弼：“那是什么山？”

良弼怔了怔，目光转向身旁的军咨官田献章。田献章长得干瘪，瘦长的脸上转动着一双小眼，显得机敏狡诈，因他善于奉迎，说话得体，颇讨载涛的欢心。见状，他满脸堆笑，献媚地说：“回大帅，这是尖山。”他是滦州人，熟悉这里的地形。

“尖山。”载涛笑了笑：“倒也名符其实，光秃秃的一个山尖，形如圆锥，可谓一峰独秀了。”他忽然记起有人提过龙山这个名字，问：“龙山在哪儿？”

“在坨子头站南，下一站就是坨子头站。”

“龙山，这名字好！”载涛自言自语。田献章赶紧讨好：“是，大帅！所以会操操场选在了龙山脚下。”

载涛满意地看着田献章：“是么，到地方我要好好看看。”稍许，车驶进了坨子头站，载涛吩咐减速，他看着窗

外，远处山峦绵延起伏，近处地平如毯。田献章指着站南平原尽头的一座山说：“大帅，那就是龙山，您看，象不象一条卧龙？”载涛点点头，只见山势委婉，似一条游龙时隐时现，缕缕白烟徜徉在山峰之间。

田献章递过望远镜：“龙山南五里是五子山，再南三里是菱角山，菱角山东十里是岩山，岩山北十里是横山，这五山中间是一马平川呵，正是假定的战场，平坦无阻，任千军万马驰骋，正好会操。”

载涛接过望远镜，看到了宽阔舒展的平川和边缘上的几点村落，赞许地点点头：“好地方，谁选得这个地方？”

田献章喜形于色：“回大帅，是卑职带人勘察的。”他继续献媚说：“大帅仔细看看正南菱角山上，民夫正在建造校阅台，您猜当地人管校阅台叫什么？叫龙棚！”

载涛望去，果然见南边一座小山下隐约有人来往，但人少势弱，心中不悦，就放下了望远镜。见田献章还直直地瞅着他，便问：“刚才你说什么？”

“当地百姓管校阅台叫龙棚。”

“‘龙棚’这名字起得好！”载涛想到龙乃吉祥之物，为万物之首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至高至尊，这对他或许是个吉兆，自己也将由此一跃成龙，不由脸露喜色，点头说道：“随他们叫去吧！”

这时进来一个卫兵，问载涛：“请示大帅，要不要停车，去看看校阅台？”

载涛沉吟了一下说：“改天再看吧，先去滦州。”

载涛到了滦州，直隶第三师范学校^①中心小楼做了“永平秋操大元帅府”。

这滦州乃京东四大名镇之一，北有群山为屏，东有滦水护城，西通京津，南临渤海。京奉铁路由此通过，乃京都之咽喉，兵家必争之地。

北京皇廷亲贵，秋操大元帅到了滦州，早惊动了滦州上下，知州朱佑葆诚惶诚恐，亲自张罗准备，为载涛接风洗尘。

晚上，州衙里灯光辉煌，岗哨林立。后堂客厅里，朱知州和几位地方士绅满脸堆笑，频频劝着载涛良弼等喝酒。

酒过三巡，田献章喝得面红耳赤，一双醉眼盯着朱佑葆：“知州大人，不知校阅台修建得如何？”

“呵，这……”朱佑葆张口结舌，胖脸上的肉微微颤动，额头上渗出汗珠。他看着大帅，参谋，都在静等着他回话，看看几位士绅，个个都倏然变色。他只好硬着头皮说：

“快了，下官尽量前赶，力求早日完工。”

“朱大人，会操原定八月初旬，你是知道的。”田献章放下酒杯，厉声厉色：“秋操误期，你一人承担罪责？”

朱佑葆吓得脸色惨白，浑身颤抖，心中纳闷：“莫非手下没把红包递上去……”他正楞怔怔地不知说什么，良弼接过话头：“朱大人，现在东西两军还在途中，再给你一旬期限，倘若再误事，我们也担戴不起。”良弼看出田献章要为秋操误期找个借口，但把罪责全加在朱知州头上，又似不公，才说了几句话，为朱佑葆解了围。

^①今河北滦师。

朱佑葆这才稳住了神，看看两位钦差，低头想了想，乍着胆子说：“回大帅，下官奉旨修造校阅台，岂敢怠慢，怎奈工程浩大，由本州独自承担，人力物力实在不支，故此，……”

田献章两眼滴溜闪转，瞧定朱佑葆：“朱大人，春天就已破土动工，秋天还未建成，还说不敢怠慢，朝廷专拨了银两，怎说你一力承担，力量不逮？莫不是把朝廷的银两……嗯？”

载涛这时也想了起来，这项工程宫里是拨了款的，他脸沉似水：“朱大人，请讲明白。”

朱佑葆吓得慌忙离座，跪到载涛面前连连叩头：“卑职有罪！卑职有罪！望大帅宽恕！”

载涛见状，勃然变色，拂袖掷杯。中国如今千疮百孔，就是因为由上至下有这么一群贪官污吏。他怒喝道：“狗贪官！如何舞弊，从实招来！”

“讲！”田献章拔出手枪，威逼朱佑葆。

这时朱佑葆倒镇定了，他环顾众人，徐徐说道：“大帅容禀，滦州地域虽广，怎奈近数十年来，天灾不断，水旱风涝，蝗虫瘟疫，屡屡为患，尤以滦河水患为甚。光绪九年以来，滦河泛滥成灾，大水一来，席卷一切，平地水深丈余，田庐漂没殆尽，人畜尽归东海。滦州东南一带，先后冲走计四百八十多个村庄，死人数以万计。大水过后，饥荒甚重，百姓食尽草根树皮，加之兵匪倾害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大帅不信，有本州州志可查。”

田献章小眼倒立：“问你如何舞弊，讲这作甚？”

载涛却摆手制止：“让他讲完。”

朱佑葆喘了口气：“朱某到任以来，不敢说当个包青天，却也体民之甘苦，日走乡间，夜读州志，民情民怨悉记在心。天灾为害，百姓已无力回抗，加之徭役繁重，捐税剧增，苛政猛如虎，滦州父老叫苦不迭。有的携儿带女，远走他乡，致使乡间村落十室九空，田地荒芜。百姓春要耕种，夏要防洪，秋要收获，招募壮丁实为难事。朝廷专款，下官当然收到，只不过未全用于建造‘龙棚’，十之四五用去救济饥民，筑坝防汛。佑葆对天发誓，没有私吞一文。专款用项，均经民政刘科长之手，他可作证，望大帅明察！”

“大胆，你私自挪用皇饷，抗旨不遵……”田献章又要发作，瞧见载涛怒瞋的目光，话止住了。

朱佑葆接着说：“卑职违旨，甘受惩处。若说朱某贪污，实在冤枉。佑葆话已说明，要杀要剐，任大帅处置。”

听着朱佑葆的申述，载涛暗想，这人有些骨气，敢于为民抗命，不知他所说得是否属实。他看着作陪的几位士绅问：“谁是刘科长？”

刘雨棠忙离座跪倒：“在下就是。”

“朱大人所言属实？”

“小人以命担保，句句是实！”

其他几位绅士早颤悸不安了，这时相互使个眼色，一齐跪在朱佑葆身旁，为他求情：“大帅，朱知州到任以来体察民情，为民请命，较之前几任知州不知胜过多少倍，实是一难得父母官，望大帅看在百姓份上，恕他死罪。”

载涛看看良弼，良弼点点头，二人会心一笑，这样的官员在大清朝廷里可算凤毛麟角了，就朱佑葆敢自作主张这一点，就深感佩服。载涛看着跪着的一干人，抬抬手说：“都

起来吧。你们当地方官也很不容易，上要讨得上司欢心，下要博得百姓拥戴，很难哪！朱知州渎职事出有因，本帅赦你死罪，暂不革职，要你戴罪立功，克日完工校阅台，以保会操顺利进行。”

“好险！”朱佑葆用袍袖抹了一下汗水，感激涕零，连声叫道：“谢大帅！”几个人站起来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酒席宴上演了这么一出戏，宾主双方都觉尴尬。

田献章久历官场，善于应酬，忙打圆场：“咱大帅涛贝勒明察秋毫，体恤下情，你们应该铭记心怀。”朱佑葆等慌忙答应：“是，是！”田献章又说：“你们免遭责罚，也该高兴才是。大家入座，还得痛痛快快地陪大帅喝酒。”

朱佑葆等这才各归各位。商会会长吴树臣满斟一杯，对众人说道：“贝勒爷这样年少就如此英明，日后必为国家栋梁。我等边民百姓，难得一瞻龙颜，今日得见贝勒爷也算三生有幸了。更幸者今日亲见皇恩浩荡，实令我等终生难忘。我等薄酒一杯，祝贝勒爷贵体安康。贝勒爷，请！”

吴会长一席话，说得载涛心胸舒畅，他笑容满面：“请！诸位请，这一杯酒也算为诸位压惊吧！”说罢一饮而尽。

席上的气氛又热烈起来。

吴会长很得意，劝酒劝菜，频频举杯。酒喝多了，话也多了：“各位大人，请尝尝我们这儿的滦河鲤鱼！说起这滦河鲤鱼，世上绝无仅有，堪称一绝。活鲤鱼浑身赤红，在水中象一片云霞浮动，又象一朵朵牡丹盛开。水中观鱼，乃滦州的一大奇景。打捞上来，放在锅里，香气沁人心脾，熟时那鱼仍在微微摆动，鱼肉肥嫩鲜美，大家尝尝！”

众人一齐动手，挟一块鱼肉放在嘴里，赞不绝口。

“关于这滦河鲤鱼还有一段传奇故事呢！”吴会长愈加兴奋。

载涛来了兴致：“是吗？讲来我听！”

吴会长受宠若惊，绘声绘色地讲起来。

“话说滦州城里有一屠夫，以卖肉为业，每天有个红头发红眼睛塌鼻大嘴，两耳贴太阳穴的人第一个到他这儿来买肉。每天必买四十个大钱的，钱往肉案子上搁并不言语，用手指指他想要的肉。那屠夫称好后，他拿起就走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如此。这买肉人被一个识宝的南蛮子认出来了，是个朱砂人，宝贝！就怂恿屠夫杀了那个红眼睛红头发的买肉人，可发大财，那屠夫听了南蛮子的话，临下手杀人时又手软了，只砍下了红眼人的四个手指，那人一声怪叫，‘刷’地化成一道火光，跑了。流出来的血都变成了红砂，那屠夫后悔不迭。

“那南蛮子又要屠夫帮他去捉朱砂人，他们顺着血迹追到滦河边上，断定朱砂人住在滦河里。南蛮子给了屠夫三杆小旗，他要跳进河里去捉朱砂人，嘱咐屠夫只要见到水中伸出手，就往水里扔一杆小旗。南蛮子跳进河里，河水立即翻花搅浪，水柱冲天，似山呼海啸，地裂天崩，南蛮子和朱砂人拼命地厮杀着。南蛮子打不过朱砂人，就伸手要小旗。那小旗是他降妖捉怪的宝物。第一次伸出手来，五根手指象五根椽子，第二次伸出手来五根手指象五根檩子，手指甲如钢刀，屠夫吓得瘫坐在地，等第三次伸出手来，手背上的汗毛象棘针棵子，屠夫吓傻了，忘了扔旗，水中的手接不到小旗就缩回去了。一会儿，水里山崩地裂似的一声吼叫，喷泉似地涌出一股血水，就风平浪静了，血水染红了偏凉汀一带的

水。

“南蛮子和朱砂人同归于尽了。偏凉汀——就是火车站一带滦河里打上来的鲤鱼就都是红鳞红翘了，朱砂染的。也只有那段水里的鲤鱼是红的，别处没有，所以滦河红鲤鱼堪称北方一绝。”

这是滦州人人所共知的神话传奇，载涛等人却听得入了迷，故事完了个个感叹不已，载涛恨恨地骂了一声：“南蛮子着实可恶！”一提起南蛮子，他就想起了让他大清头痛的孙文。

二

直隶第三师范学校始建于宣统二年，与州衙后花园仅一路之隔，东与滦河大堤相望。校院房屋错落有致，花草繁盛，环境优雅静谧。

操场周围，小楼前后，垂柳成行。排排垂柳如孪生姐妹长得一般粗细，树冠修剪得一般大小。春暖时节，柳丝垂地，嫩芽淡黄，稍过几日，便芽叶翘起，柳絮飘飞，半空中如漫天飞雪，绿地上如绣球翻滚，点点洁白映衬着那姹紫嫣红……可借载涛来的不是时候，无法领略那仙境胜景了。

夜色笼罩了小楼，这西式教堂式的建筑矗立在月色中象出浴披纱的美女，婀娜多姿。二楼上的灯光被浓重的夜色包围着，宛如豆芥。楼前垂柳肃立，垂着蓬松硕大的头，显得哀切、低沉。借着朦胧的灯光，可看到两个卫兵在楼前走动。除了秋虫低吟，校院里死一般沉寂。因为永平秋操，学校只得放了个一年的长假。

啪！什么东西响了一下，卫兵一惊，拨动枪栓吼了声：

“什么人？”话音刚落，一条黑影从树后窜了出来，向院外跑去。两个卫兵忙喊：“有刺客！”疾追过去。卫兵一离小楼，另一条黑影飞身扑向小楼。突然，从暗处又闪出两条人影，拦住那条黑影的去路，狠命地撕打起来。

楼上，载涛并未入睡，思忖着秋操大事。喊声一起，他滚身下床，上紧门栓。刺客？他隔窗向下看去，楼下三条黑影绞斗成一团。他明白两个卫兵被狡猾的刺客引开了，那么谁又和刺客格斗呢？他好生奇怪，忙喊：“来人，抓刺客！”并用力踹了踹楼板，楼下住着田献章和他的警卫排。

田献章和那些士兵都吃多了酒，回来后，便酣然大睡了。外面的动静全然不知，直到头顶上咚咚作响，才把他们惊醒。田献章抓枪在手，高声叫喝，带着士兵跑了出来，见楼前三条人影搅作一团。谁是刺客？田献章一时分辨不清，就指挥手下人把小楼包围起来，以防刺客接近。这时良弼也从载涛隔壁跑出来，见此情景，忙喊：“电棒儿！”田献章醒悟了，忙拿来电棒，一照，原来是滦州警察局张警长带人和一蒙面大汉交手，众人一拥而上，将刺客擒住了。

知州朱佑蓀晚宴散后，立即叫来警长张注东，要他夜夜暗中保护大帅，万一大帅安全再出问题，他那颗脑袋可就难保了。不想当夜果然来了刺客。

擒住刺客，张注东随田献章来给载涛请安：“大帅受惊了。卑职治下竟出此事，实是下官之过。”

载涛笑笑：“没什么，多亏你呢。警长不必自责，本帅要重重赏你。”

田献章忙上来讨好：“大帅，刺客如何处置？”

载涛顿时变色：“带上来，我要亲自审问！”

大汉被押进载涛的办公室。

那大汉约莫三十岁上下，身宽体阔，目如朗星，进屋环视众人，显得镇定自若。

“你是谁？为什么行刺本帅？”

大汉昂头不语。

“是乱党派你来的，还是老圈派你来的？”

乱党指革命党，老圈指袁世凯。

连问数声，大汉仍一言不发，载涛火了，吼了声：“推出去，砍了！”

大汉却突然一笑：“你就是涛贝勒吧？杀了我，吉田君可要找你算帐！”

屋里人都骇然变色，这家伙受日本人指使，大帅怎么得罪了日本人？或是日本人要破坏秋操？不由得面面相觑。

载涛也大吃一惊，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后怕，低声说道：“先押下去！”卫兵押下刺客，他扭头对张注东说：“警长受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此事干系重大，先不要声张。”

张注东说了声：“是！”扭头就走，心里生气：“这班王爷，怕洋人象老鼠见了猫，哪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！”

载涛看看良弼、田献章：“你们也去休息吧，这件事我要认真权衡一下。”

夜，重又恢复了宁静。

载涛按着他那颗忐忑的心，耐着性子躺了一会儿，起来吩咐他的贴身拉苏：“去，看看良大人睡了没有？”少顷，拉苏回禀说睡了。他嗯了一声：“睡了就不必打搅他了，你去把那刺客带来，就说我的命令，告诉押卫兵要保密。”